

鲁山鼓儿词： 一个人的说唱 一个人的江湖

●袁占才

记忆：随风潜入梦

“说个姑娘本姓王，啥活不做她懒得慌。大针小针她不拿，粗茶淡饭她不行(háng)，整日里忙着翻院墙。东院墙她翻得明晃晃，西院墙她翻得泥光光。院当中有棵老枣树，哧溜溜她爬到树梢上，爬到树梢把歌唱，哼呀嗨，嗨呀哼，嗨嗨哼不停唱……嫁婆家，啥活她都充内行；剪了个布衫三只袖，剪了条裤子没有裆；婆婆娘让她去蒸馍，团了个坨截丈二长，大锅排子盖不住，小锅排子盖中央，顶住厨房前墙，气得婆婆肚子胀。老公公一看哈哈笑，叫声老婆子你听心上：三只袖，也无妨，咱多只袖子搭肩上，下到地里装干粮；没裤裆，也无妨，正好我把麦子装，扎住一头扛肩上。馍硬正好开张床，咱扶住床掌咱床帮……”

这是我童年时听的一段鼓儿词书帽《懒婆娘》。唱词土得不能再土。书名起的是《懒婆娘》，实际上这婆娘不是懒，倒是有些傻，傻得可爱。婆婆嫌弃儿媳不中用，公公想着自个儿媳不容易，总是劝解老婆子，这劝解也实在过于夸张。

说鼓书的是一个人，男的，一手捏了两片犁铧片，另一手拿了鼓槌敲鼓，他声音颤颤的、哑哑的，却有韵味，尤其那音腔拖得，像甩出去的鞭梢，撩了几撩，撩上夜空，绕了几绕，绕到云端，又落下来，浸润得人血液发热，撩得人筋骨发酥。再加上，说书人扭扭屁股晃脑袋，动作滑稽，唱词呢又夸张，逗得

书场上一阵又一阵哄然大笑，笑得鸟儿飞去，月儿隐去。

说鼓儿词的在我们村整整唱了十天《解放南京》，我又追着他到邻村听了十天《敌后武工队》。

多少年以后，这场景无数次潜入梦境。梨园旧书三千部，负鼓盲翁正作场。在农村长大的孩子，有谁没受过鼓书的熏染呢？三国水浒岳飞传，施公济公包公案，大小八义杨家将，历史风云辨奸。

新编鼓书也有很多。说书人那绘声绘色的表情，合辙押韵的唱词，自然而然就把我们带入刀光剑影的前朝往事，现实中的爱恨情仇里去了。无论是远古神话的开天辟地，还是历史战场的金戈铁马；无论是后宫嫔妃的明争暗斗，还是名利场上的蝇营狗苟，正典野史，古说今谈，这巧舌如簧的独角戏，分明是一个人在慷慨激昂、纵横捭阖，台下面听得却是如痴如醉。

怪不得小的时候，我总是听说，哪村哪个漂亮姑娘跟了说书唱戏的私奔了呢！就连我，不知不觉间，对这说鼓儿词的，也有了一种神圣的不可动摇的崇拜与热爱。

我常常感慨，说鼓儿词的年纪轻轻，怎么就对人世百态有这么深刻的感悟？他插科打诨，他渲染气氛，他怎么那么善于揣摩人心，把情节拿捏得恰到好处，诱了你或悲苦，或唏嘘，或欢笑，让你跟着他的感觉走？

探源：背后深藏孔与墨

鼓儿词乃说书的一种。只不过书是说的多，词是唱的多。而习惯上，人们还总是称“说鼓儿词”。

单枪匹马，天作幕布，偌大的舞台，交给一个人尽情施展。君不见，疾风骤雨般，一张嘴跑出来千军万马，一声吼天地胆寒。紧要处的目瞪口呆，凄切处的荡气回肠，有谁是随着说书人的板眼，一会儿斜了身子，一会儿缩了脖子？又有谁不是惊了眼珠，转了脸色，痴了专注，迷了情节？

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，豫西农村的日子，精神比物质还贫，冷冬时节，农闲季节，人们窝在家里，最盼的就是听书，听一次书，比吃上一顿猪肉包子还舒坦。村上主事人也理解村民的想法，何况他也想听，就串联附近几个村子坐着，这厢请罢那厢请，这叫说上半部，那村说下半部。抑或这厢说鼓书的走，那厢唱坠子的来，说是两个曲种，也都还是说书的，只不过唱坠子的多了一把弦子。多一把弦子当然好听，可惜又多了一个人。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开支，倒不如说鼓儿词的一个再再延续几天。曲剧刚越调也想听，但那些都是大戏，锣鼓铿锵丫鬟小姐的，声势浩大，请不起啊。

我曾作想，咱这一带的老百姓，为啥这么喜欢鼓儿词呢？后来明白，它的根儿，就在咱豫西深扎着。鼓书的发明人就是墨子。墨子在《耕柱》篇中写道：“能谈辩者谈辩，能说书者说书。”墨子摩顶放踵，为天下苍生鼓呼，免不了为生活所困，困住了，他就手拿犁铧铁

片，一路敲打说唱讨要，解那燃眉之急；亦有说是孔子困于蔡邦，他的学生子路沿途说唱乞讨搬来救兵，之后乞丐们纷纷效仿。老艺人们把这最为原始的说唱艺术，同两位最早的文化巨柱连在一起，用心良苦，却也无不道理。墨子是我国最早用方言写作的作家，而几乎所有的鼓书，用的都是地方方言、俗语。那虚词，那衬词，那韵词，十分口语化，形象得无以复加，纯朴得直达本真，通俗得沾满泥土，有趣得摄人心魄。老百姓从骨子里爱它，而爱的，正是它的接地气。要是文绉绉的，想挨弃下里巴人的泥土味儿，老百姓不端了它才怪。

作为鼓书，在河南境，当然是都叫河南大鼓的。然而花开遍地，开在豫西鲁山，它叫鼓儿词；开在南阳，它叫鼓儿哼；开在洛阳呢，它叫河洛大鼓；开在豫南，它又叫豫南大鼓。跑到山东，它变成了山东大鼓；扎根京津，它又演绎为京韵大鼓……

鼓儿词与鼓儿哼最为接近，因为早在秦汉时期，鲁山是归了南阳管的。

这是一个从泥土里蹦出来的“孩子”，人宠人爱。吃了万家饭，尝了万家苦，适了万家口，起了万家名，到哪里都被接纳受到欢迎，分明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虽然还认祖归宗，又各自独立成家。到一个地方，产生一种演变，音腔不同，伴奏的弦子有别，又嫁接出鼓碰弦、二夹弦、坠子书、三弦书……这无数的曲种在时空中交替，在不同地域中回环，百代民众从中减去悲苦，寻回欢乐，接受了忠孝节义……

形式：战鼓一打钢板一声嘴皮一松

一盘小鼓，一副鼓架，两片钢板，一张嘴皮子，再简单不过的道具。随时随地，比比划划，有吟有诵，连说带唱，很少合伙搭班，常常独行天下。

纯粹是一个人的舞台，一个人的江湖。说鼓儿词用的是小鼓，7寸的，扁圆形，在鼓儿词的说唱中被誉为牛皮战鼓，这就预示了鼓的重要。不要小瞧鼓的作用，鼓与欢乐同在，与生活同频。敲钟击鼓殇百神，渔阳鼙鼓动地来，敲敲打打庆丰收，哪个都离不开鼓。大盘鼓磅礴如雷涛，小腰鼓激越似奔突。鼓儿词的鼓式百样千种，最讲究快收猛放，张弛有度，敲鼓皮敲鼓沿，情绪酝酿，不说不唱，不停击打，轻重缓急，长短有致，一会儿如疾风骤雨，一会儿如雪飘云行，一会儿是凤凰点头，一会儿是蜻蜓五戏水。敲上好几分钟，敲出远古，敲过唐宋，敲得众人心头温润，比熨斗熨了还要舒服。

那钢板是月牙形的，有人就叫月牙板，两片，左手五指夹着，一上一下，一阳一阴，解得风情的人谓之曰鸳鸯板。只是说鼓词的人不这样称，他们不忘本，总是说：我拿的这是犁铧片。可不，相传墨子与鲁班比巧，鲁班发明了竹篙，飞在天上三日而不下，但实用价值并不大；倒是墨子发明的犁，使农耕文明前进了一大步。说鼓儿词的感念墨子造福百姓，不像唱坠子的手拿檀板，却执着地拿犁铧片在手，一拿就是千百年。千百年丁零当啷的撞击，犁铧片发出清脆的声音，这声音深深地印入说者心中、听者心中。遗憾如今人们再不用犁铧片了，没人再铸犁铧片，苦了说鼓儿词的人，只好用钢板代替；用钢板，却再找不到用犁铧片的感觉，也只好将就着用吧！

说鼓儿词全凭一张嘴。嘴皮子一张，顺

口就溜出“昨天晚上唱了一本《小八义》，书里边还有这本半半本、半本本半、本半半本、半本本半没有完工。书打哪停咱从哪儿接，书打哪断咱从哪儿缝。”一个人，说出来男女老少，唱出来生旦净丑，学出来牲畜鸟、鸟儿叫、虫儿叫，真真是战鼓一打，千军万马；钢板一声，春夏秋冬；嘴皮子一松，五千年口中。说得好，抓得住人心，场下拍手；说不好，听众走了大半，这场所就尴尬了。



冯国在教学生们表演鼓儿词



鼓儿词用的是7寸小鼓，扁圆形，被誉为牛皮战鼓



唱鼓儿词离不开这两片钢板，一张一合、一上一下，颇有讲究



中国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给冯国指导鼓儿词表演

▼天作幕布，每一次表演，冯国都倾情投入，正典野史，古说今谈……台上说得慷慨激昂，台下听得如痴如醉



河南省民间表演艺术家、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冯国

内容：说啥咋说门道多多

说鼓儿词，说唱程式颇为讲究。上得场来，大多是先说四句定场诗，紧接一套礼白，再是趣味性的书帽。这一套礼仪不同凡响，听众立马静下心来，然后接唱正本。

四句诗内容五花八门。可以说谜语：“日头出来往东落，伸手抓住老龙角，一斗谷子九升米，得病只用一服药。”猜清朝四个皇帝的年号。分别是道(倒)光、乾隆(龙)、康熙(稀)、顺治。“清早起来去扬场，有风无风只管扬，扬到晌午十二点，她妈的妹子也来扬。”猜四个地名。分别是枣(早)阳(扬)、湖(胡)阳(扬)、舞(午)阳(扬)、宜(姨)阳(扬)。不听听众猜出，说书人先自把谜底说出来了，听众笑了：这谜语出的，一句比一句精彩，长知识。虽然费解，却十分有趣。

可以说大实话：“天上下雨地下浸，老丈母待她门婿亲，不是俺闺女嫁给他，谁认得他是哪龟孙。”“三间房子两挂梁，椽子没有檩条长，刮南风北屋凉，吃豆腐没有吃肉香。”仔细想想，还真是这么回事。

可以说颠倒颠：“树梢不动刮怪风，滚水锅里捞冰凌，三岁小孩儿得病，八十岁老太太得了脐疝。”“六月冷得裹被头，大年五更立了秋，老鼠叼着狸猫走，大象闲来遛蜗牛。”

接下来，说书人抑扬顿挫、铿锵有力、玉珠般迸出一连串的套话：“在位的父老乡亲，你们金身子坐定，银子子站稳，细听我动这牛皮战鼓，转动我这飘过海的钟馗钢飞，听我这南腔北调、破喉咙烂嗓、吐字不清、道字不明、空口白字、岔腔掉韵，慢转心意风景，与大家又是一回过来。”

伴随着一连串哼腔鼻音颤出，左手钢板击动，右手皮鼓打响，韵味十足的开场腔唱起：“小战鼓一敲响叮咚，请一请父老的乡亲慢慢听，未曾开言我问三问，未曾开书我问三声。先问声父老乡亲您可好，再问声您的二老怪安宁，三问声各位爱听啥，爱听文来爱听武，爱听奸来是爱听忠。爱听文来包公案，爱听武来杨家兵。半文不武威虎山，一苦到底讲红灯。我有心文武一齐唱，真可叹，说书的未长仁嘴俩喉咙。一匹马难得两头跑，一杆枪难挡八面风，巧姑娘也不会双针缝，还请大家都包容。包容包容要包容，

一包我文化低来水不平，二包我年纪轻轻艺不精，论说书哪胜咱稳正风，上场来咱先唱一段小书帽压压惊。”

这一段开场词类似于开宴前的致辞，虽包含多层意思，主要还是自谦。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，什么时候，人人都要自谦的好，不然人家该说你张狂了。

无论书帽、小段或正本，唱词的头四句常是提纲挈领，中心所在。例如《水浒传》前四句：“宋江居住郓城县，打富济贫在梁山，梁山一百单八将，都为朋友不为钱。”《青石点金》头四句：“酒色财气四堵墙，许多谜在肉中藏。谁要解开其中意，他就是长生不老王。”《关公出许昌》开篇：“天国不和振华帝，互相残杀动刀戟。曹孟德带兵八十单三万，独霸中原树大旗。”新编的《夸唐城》：“月里嫦娥下凡间，云头之上笑开言，五湖四海我都走遍，最留恋的城市是咱平顶山。”

说鼓儿词的人把乡亲们的激情点燃，场下笑声一阵响过一阵，一浪高过一浪，仿佛在一瞬间、一夜间，百姓要把长期积累的疲惫释放干净。

这种曲艺形式最讲究抖包袱、卖关子、设悬念，让听众的心提到喉咙眼儿上。每每关键时、紧要处，钢板突然打住：“让俺歇歇喘喘，吸袋烟。”场间休息上几分钟。待要“且听下回分解”，则是明天继续。保不准，明天人走了，就留下了遗憾。

这样的遗憾，像初恋一样，是可能让人回味一生的。说书人说书秘诀何在？劲儿往哪儿使？千锤百炼，用艺人自己的话形容，那是：“头发丝穿尿罐儿是个细劲儿，姑娘纺花是个脆摆劲儿，媳妇纺花是个稳当劲儿，老太婆纺花是慢慢上劲儿，屎屎擦头是个闷劲儿，蝎子放屁是个毒劲儿，拖拉机上坡是个哼劲儿，小两口上床是个亲劲儿，八十岁奶奶坐个个月是个后劲儿。说到底还是买只羊宰住蛋，一个人一个牵劲儿。”行话还有“说书不亮底儿，亮底没有理儿”“大书一股劲儿，小书一片情”“段子要味儿，大书要劲儿”“千斤白口四两唱”“唱戏的腿，说书的嘴”等口诀要素。

仔细体会，理儿也的确是这么个理儿。待解开，非十年八年之功不可。

传承：一人独唱令人忧

时光推移，谁也料不到，如今，鲁山鼓儿词成了一个人的曲种，只有一个人在坚守。

这个人叫冯国。三四十年来，鲁山民间艺人比比皆是，说鼓儿词的和唱坠子的平分秋色。如今，鲁山曲艺家协会会员有百人之多，但是说鼓儿词的只有冯国一人。

年过半百的冯国原籍南阳，兄妹五人。小时候家里穷，他羡慕艺人们来村里表演，那是能上鸡蛋捞面的。12岁初中未毕业，他就义无反顾跟了鼓儿词艺人刘延如学习。书虽奉于师，说却禀于天赋。这一学就注定了他一生与鼓儿词的缘分。冬学三九，夏练三伏，《水浒传》《杨家将》……单长篇大书，他学了8部。南阳的村村寨寨，鲁山的沟沟壑壑，他跑遍了。想当年，在南阳召的板山坪，他穿着牛仔褲，梳着大背头，一亮相，腔像牯牛一样亮，听惯了小媳妇，看直眼了大姑娘。

一个村一唱两个月。凑巧了，鲁山人往南召走亲戚，夜晚一看，这小伙子，书说得，啧啧，连不住地赞，非拉他翻山越岭来鲁山赵村演，让这一方的百姓也感受感受。这一来，冯国就爱上了鲁山的山山水水；这一来，他把户口就迁到了赵村的小山城。六羊山下，他娶了妻子赵桂枝。夫妻俩，年年月月，你说书，她唱戏，一个吹唢呐，一个捏鼻，琴瑟和鸣，夫唱妇随。

长期的坚守，是件很不容易的事。改革开放后，每个人都像上紧了的发条，奔走忙碌，加上电视、电脑、手机的普及，娱乐形式越来越多元，谁也料不到会把鼓儿词书场冲

击得落花流水。如今，已鲜有村子再写一场鼓儿词，人们也很难再坐下来，细听这一个人的贯口。冯国为生计而苦恼，无奈到广西、新疆卖过丝绵被罩，到山西黄河东岸普救寺旁种过棉花、西瓜，只是不管到哪儿，总也割舍不掉这鼓儿词。

怎么办？回归。生活简朴些，日子总还是过得去的。

不说大书唱小段。文艺轻骑兵，骑到哪里，哪里有掌声。这沾满泥土的声音绝非是零落，香味依然如故。冯国节日里演，消夏晚会演，单位演，广场演，敬老院里演，农村扶贫演——多的是义务演。他唱旅游，唱文化，唱环保，唱卫生，唱扫黑除恶，唱红色之花，唱十九大，唱新农村——无所不唱。唱得自己成了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，成了省民间表演艺术家，成了县曲艺家协会副主席，成了连续4届的县政协委员。也唱得鲁山县琴台小学慧眼识珠，专门为他设置了一个鼓儿词工作室，让他逢了周六周日到学校去，教授感兴趣的小学生们来学习、来传承。

遗憾的是，学生们走了一茬又一茬，仍然是没有长期坚持下来的。生存危机，后继乏人。冯国忧，社会贤达忧，文化部门忧。

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原副主席夏挽群说：“鼓儿词，一个人的去世，就等于这门艺术在一个地域的灭绝。”如何去保护这一古老的民间曲艺瑰宝呢？这是一个沉重而又严峻的话题。

(本版图片由鲁山县文联提供)